

亦玉主命女佐野郡並祭玉主命二子也朝倉與神谷父子坐於鄰村而大和國高市郡有氣吹雷響雷吉野大國栖御魂神社又有天津石門別神社此亦並祭父子兩國鎮坐如合符矣日本紀及續日本紀有朝倉姓此蓋其氏神歟度會氏又曰。竊案學士。明曆三年。當社再興。記云。也。夫風土記既載神名如此。則當時所傳稱不足為證。

吾川郡一座小

天石門別安國玉主天神社

度會氏曰姓氏錄云神魂命兒天石都倭居命蓋朝倉神之父也櫛磐間戶命亦名天石門別命是大玉命子高魂命孫也雖同名恐非此神大系圖載本系帳云天兒屋命父神興登魂命娶玉主命女許登能麻遲媛命所生也萬葉集玉主訓多麻毛利與多麻留語通神祇官西院坐玉積產目神古語拾遺作魂留產靈姓氏錄又云神牟須比命兒安牟須比命蓋魂靈皆訓牟須比而與玉主義相通合而

考之天石都倭居命玉主命玉積產目神安牟須比命四名一神而天兒屋命外祖父神也故神祇官八神以此神為其一乎重遠謂此社在神谷坤隅山上舊山麓巨巖下有叢祠不知何社元祿壬申波川神主偶得棟札於巖穴驚而申府明年新徙于此地邇日國宰寄附水田若干祭祀加敬此社之顯豈人力之云哉其札云天野岩戶分安國玉之天神社天文九年庚子霜月八日勝賀瀨越後造立之

幡多郡三座小

伊豆多神社

在伊豆多坂西鳴川谷高知山以玉石二枚為神體里人傳當社舊在坂本川高知山不知何代徙于此重遠謂高知字姑從里人之語與河內相近未知正說度會氏曰伊豆國伊豆奈比咩命神社出雲國飯石神社出雲國風土記云飯石鄉伊毘志都幣命天降生蓋稻靈大御食都姬命萬物之始人之所天也

亦玉主命女佐野郡並祭玉主命二子也朝倉與神谷父子坐於鄰村而大和國高市郡有氣吹雷響雷吉野大國栖御魂神社又有天津石門別神社此亦並祭父子兩國鎮坐如合符矣日本紀及續日本紀有朝倉姓此蓋其氏神歟度會氏又曰登萊學士明曆三年當社再興記云也犬風土記既載神名如此則當時所傳稱不足為證

吾川郡一座小

天石門別安國玉主天神社

度會氏曰姓氏錄云神魂命兒天石都倭居命蓋朝倉神之父也櫛磐間戶命亦名天石門別命是大玉命子高魂命孫也雖同名恐非此神大系圖載本系帳云天兒屋命父神興登魂命娶玉主命女許登能麻遲媛命所生也萬葉集玉主訓多麻毛利與多麻留語通神祇官西院坐玉積產目神古語拾遺作魂留產靈姓氏錄又云神牟須比命兒安牟須比命蓋魂靈皆訓牟須比而與玉主義相通合而

考之天石都倭居命玉主命玉積產目神安牟須比命四名一神而天兒屋命外祖父神也故神祇官八神以此神為其一乎重遠謂此社在神谷坤隅山上舊山麓巨巖下有叢祠不知何社元祿壬申波川神主偶得棟札於巖穴驚而申府明年新徙于此地邇日國宰寄附水田若干祭祀加敬此社之顯豈人力之云哉其札云天野岩戶分安國玉之天神社天文九年庚子霜月八日勝賀瀨越後造立之

幡多郡三座小並

伊豆多神社

在伊豆多坂西鳴川谷高知山以玉石二枚為神體里人傳當社舊在坂本川高知山不知何代徙于此重遠謂高知字姑從里人之語與河內相近未知正說度會氏曰伊豆國伊豆奈比咩命神社出雲國飯石神社出雲國風土記云飯石鄉伊毘志都幣命天降生蓋稻靈大御食都姬命萬物之始人之所天也

高知坐神社

在枚田郷戸内村。本神體青黑，玉石盛，以圓篋重貯，以箱攝神體，青石藏於杉箱，共二座。近里攝社多，俗作高持者，音之訛也。度會氏曰：舊事紀云，都味齒八重事代主神，坐和國高市郡高市社，蓋高知坐神事代主命歟。高知高市相通，譬如攝津筑前住吉同神。駿河甲斐，淺間同神之類。舊事紀又云，事代主神化爲八尋熊鰐，通三鳥溝，杵女活玉依姬國造本紀云，都佐國造志賀高穴穗朝御代長阿比古同祖三鳥溝杵命九世孫小立足尼定賜國造，續日本後紀云，攝津國人長我孫葛城事代主命八世孫忌寸宿禰苗裔也。神名帳云，大和國高市郡波多神社亦與此同神歟。

賀茂神社

在入野松原，與八幡同宇。南賀茂北八幡也。舊兩社各在本村，不知何時徙併于此。舊事紀曰，事代主神孫鴨王，又曰大鴨積命磯城瑞

籬朝御世賜賀茂君，姓氏錄云，大賀茂都美命奉齋賀茂神社，重遠謂當社本緣當與殖田神社條下并考。

記土左國式社考後

古昔國宰祀山川之靈，祈年穀之豐登，臣連百姓各祀其姓之所出，而子孫宗之，以神道化天下，其旨深矣。中古異教興隆，人專敬天竺之神，而寢忘我國神與祖先，不有識者，誰能振頽風，若當國諸社，其爲山川之靈，各姓之祖，固各可見，而後世記之者，蓋鮮矣。可不哀乎。延喜式所載日本國中神祇三千一百餘座，古昔每歲二月，國司長官以下共會國廳奉幣祈年，大社絲三兩，綿三兩，小社絲二兩，綿二兩，用正稅，司自齋戒，呼祠官，頒之，其儀儼然，今也神道式微，雖祀典不舉，而世世天皇大嘗會親拜之，則於各國其可忽諸。本國式社二十有一，而舊跡蕪廢，社地尙或莫之認，况神名乎。重遠早歲嘗游歷，粗有所考，竊筆記以訂諸度會，經延神主。

神主博學精覈其言足可徵因併錄所聞爲一冊矣今茲復欽我邦君命再加鉤索乃傳其可傳疑其可疑謹第錄如上其他式外社見乎六史者猶多顧未暇論著也嗟乎終古渺遠孰知厥初不如每社藏此本以俟久延彥於千載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大神重遠謹識

跋語附

右社考一卷者當國太守藤拾遺豐房朝臣令家士考注焉神之所別社之所傳昭然如視舊事非好古博洽之人誰得爲之乎感喜之餘聊加一語了寶永丙戌仲夏日神祇管領從二位侍從卜部朝臣兼敬

幼科新義三篇

丁亥馬詰敬親以假名章之于文之不加以一語

序段

鑿之爲道固多門而最以兒科爲重苟不究其道則生養之本不立矣復

何治之云哉然小兒之治上古之法不傳于世六歲以前不載於經學者無所依據宜乎其難言也中古錢仲陽立觀形察色之程準著虎口三關之脈紋幸惠後學不少而其書泯焉小兒直決亦僅出於其門人所記蓋非復仲陽之本書也惜哉歷代諸家既以直決爲幼科之宗而發明功效雖粗出于各書終未能出其藩籬矣夫小兒之所以爲小兒者初生也乳食之交也此二者天之所以判造化經綸絲髮橫分兒科之奧秘正在乎此焉而諸家未曾發露一語其治小兒遂無異於大人豈不謬哉愚壯年產一男一女皆未滿二歲而夭當時衆醫雖各竭其術皆無效愚常恨焉爾來有志於幼科徧讀諸書旁探俗技講究辨折終不得其要適周防人佐和道拙來游當國其治兒病每有起死而爲術大異乎世醫予深感信就問其訣當時雖少有端緒鈍質未得其旨而佐和氏忽下世矣爾後十有五年日鑽暮研未嘗失墜頃日似少得其理然後知世之幼科實無本據而佐和氏之說誠超越諸家也恨不能以今之所得質訂焉因識其

神主博學精覈其言足可徵因併錄所聞爲一冊矣今茲復欽我邦君命再加鉤索乃傳其可傳疑其可疑謹第錄如上其他式外社見乎六史者猶多顧未暇論著也嗟乎終古渺遠孰知厥初不如每社藏此本以俟久延彥於千載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大神重遠謹識

跋語附

右社考一卷者當國太守藤拾遺豐房朝臣令家士考注焉神之所別社之所傳昭然如視舊事非好古博洽之人誰得爲之乎感喜之餘聊加一語了寶永丙戌仲夏日神祇管領從二位侍從卜部朝臣兼敬

幼科新義三篇

丁亥馬詩敬親以假名章之子文之不加我一語

序段

鑿之爲道固多門而最以兒科爲重苟不究其道則生養之本不立矣復

何治之云哉然小兒之治上古之法不傳于世六歲以前不載於經學者無所依據宜乎其難言也中古錢仲陽立觀形察色之程準著虎口三關之脈紋幸惠後學不少而其書泯焉小兒直決亦僅出於其門人所記蓋非復仲陽之本書也惜哉歷代諸家既以直決爲幼科之宗而發明功效雖粗出于各書終未能出其籓籬矣夫小兒之所以爲小兒者初生也乳食之交也此二者天人之所以判造化經綸絲髮橫分兒科之奧秘正在乎此焉而諸家未曾發露一語其治小兒遂無異於大人豈不謬哉愚壯年產一男一女皆未滿二歲而夭當時衆醫雖各竭其術皆無效愚常恨焉爾來有志於幼科徧讀諸書旁探俗技講究辨折終不得其要適周防人佐和道拙來游當國其治兒病每有起死而爲術大異乎世醫予深感信就問其訣當時雖少有端緒鈍質未得其旨而佐和氏忽下世矣爾後十有五年日鑽暮研未嘗失墜頃日似少得其理然後知世之幼科實無本據而佐和氏之說誠超越諸家也恨不能以今之所得質訂焉因識其

一一以告於後人。

論訣

夫人之生也。雖始於父母交合之精。實資乎天地闔闢之機。故其虛實壽夭皆出乎天賦之自然。定乎有生之元初。非醫藥有能移也。但其當實而反虛。當壽而反夭者。此豈可不知其所由而立生養之本哉。夫人之有身。本惟一火而已矣。蓋在胎之前。非父母一念之火。不能結構。身既生之後。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故百骸五臟。獨以心火爲君。命火爲臣。此即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兒之初生也。五臟六腑百骸九竅。雖無不備。溟滓而未用事。惟此一心之火也。儲百年之魂。蓄終身之氣。譬諸在匣之劍。在燧之火。其機難測。而其發可畏。苟得其養。則神靈安靜。百體流通。而傳生化食。以延其命脈之基。於是乎立矣。苟失其養。則勃勃炎炎。魂驚神恍。而不可嚮邇之禍。既不勝言。猶何光輝發達之可望哉。蓋養形體。以天味。鎮心火。以自然。此交乎天人之道。初生之根本。幼科之第一義也。嗚呼。人之有身。本

惟一火而已矣。初生火之奔迸也。專乎氣而不載乎魄。未得成周身之用矣。強壯火之盛也。奔迸之勢昇消於外。光明之德藏宿於內。視聽運動各供其事。而火之用行焉。老耄火之衰也。陽焰不能暖體。光明不能燭物。而漸次熄滅矣。火存爲生。火亡爲死。火足爲實。火不足爲虛。大過不及。爲疾莫往。不由乎火。此本體不測之妙也。非識得乎此。洒然焉者。何以建施治之大本哉。夫小兒純乎氣。而無私欲。七情之感簡乎內。六氣之侵踈乎外。有餘而已。無損傷焉。故發疾之因。有不與大人同者。今探其本根而言之。曰。心也。肝也。脾也。心主乎動。故動從其道。則守位而安。否則妄火發焉。此疾之象也。肝主發達。故每過於長茂。而有溫鬱之患。此疾之象也。脾主滋潤。水飲入口。莫不受之。胃故每敦阜而生濕。此疾之象也。凡小兒之虛而夭者。固非人力之可救焉。其若人而生疾者。蓋莫不由於此三者之有餘矣。苟於此有見。則小兒之治。有準的而不鹵莽也。其不及肺腎者。不患有餘也。其藥方曰。洒然丸。曰。金氣散。曰。心柱丸。曰。神垂圓。此四方雖各有所

指其實制三有餘而已矣。但人者生物而有情。藥者死物而無情。以無情之物治有情之人。此豈易言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

詩括

其一。小麥葉垂。禁火天。家家置酒。醉芳筵。遙知葛井。老陽子。封却龍雷。自洒然。其二。金氣何人。三折肱。駭機伏兔。孰能贈。禹孫國老。雖同柄。妬婦和姑難。共燈。豬屎偶然。侵鬼蓋。羊毳底事。觸雞稜。從今露澤。採蓬茂。山菜山連。不可登。其三。世事辛酸。入山薊。松腹照內。養殘年。金銀丑寶。久沈水。珠珀屏風。只守田。胡使獨搖。天竹直。吳公遠志。地精全。犀羶烏麝。伏神惠。蛇蝎雄蠶。附子緣。薑芥欲祈。老星下。鞠躬尙恥。帝師邊。丹朱不喫。堯時。韭白藥煉。成心柱。堅其四。千年靈寶。自名醫。祕訣不藏。遺四詩。猶仰越王。立心柱。坐薪嘗膽。待神垂。

私講勝論

頃觀二三子之稱說。其於堯舜湯武之事。雖或不詳。猶可聞焉。其於日本

神聖祖宗之事。非特不知。傳授之次第。或至不辨。名號男女之分。嗟乎。知人之父。不知己之父。認人之君。以爲己之君。此莫大之罪。雖二三子疎學之過。抑又近時風俗之弊。有志者可。不痛懲而猛革之也哉。今方與二三子從事于孔朱之書。固應夙夜鑽研。日不暇給。然此是學者終身事業。非可期休歇。而向所謂日本之學者。即我神聖相傳之道。關繫乎君臣父子之大倫。中國夷狄之嚴辨。豈作第義看哉。只宜二神儒並進。博詳兼舉而已。不當復疑難也。謹約從來年正月爲始。一月中。以一句講我書。二句講經傳。先以六史爲首。漸及稗官野史。二三子宜知悉。上件凡其諸書。豫貯以備之。兼又慮二三子皆貧士。恐不能具有諸書。然舊年嘗閱足利及諸山藏書。大率多寫本。其有印板之便。僅近世慶長元和以來爾。二三子其勿憚勞。但視其緩急。或朋友推調。務要周遮。無漏落足矣。併謹勸諭。

策問

庚午

問蘇武之節至矣。獨娶胡婦。一事似不類。其湯饒甘樂之本心。豈有說耶。

蘇氏以爲色欲之心雖武不免王氏以爲爲安匈奴之怒且全性命歸漢  
劉氏以爲爲嗣續之計斯三說者孰得孰失此義係於歲寒松柏之志不  
可爲不急之察也諸友願著其是而斥其非或先儒不足據而果有可排  
三氏以決滯疑也其亦揚摧之

又辛未

問伊川先生曰學者學處患難貧賤夫五常百行孰非可學也而程子特  
以此言之其意何在且今欲從是言而用力則其所以發端而從事亦有  
可得而言歟諸友非爲小人儒者想必有定說矣詳著于篇以幸教之

又

問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心無二用勢不兩立謀食道  
不可謀憂貧道不可憂是必然之理也古之君子寧飢餓展轉咬菜茹齋  
不以少廢講學之志者其以此歟今之君子不然既謀食矣又欲謀道既  
憂貧矣又欲憂道則是義利並行圓方雙畫誠可謂誤用其心而其不逮

乎古人也豈足恠哉吁今之君子不可爲已然方世衰學喪之時豪傑之  
士或莫有卓錫之地歷宿之儲而一旦奮然欲爲夫古之君子者則吾恐  
未及謀憂其道而填溝壑野之悲將至焉不知何以處之設言依許衡之  
說治生以濟一時則固已背先聖之明訓而陷於今君子之窠窟矣不知  
有說耶抑其所謂治生而無害乎義者又果有可言歟夫教學與作官許  
氏已不許也商賈雖許氏不敢禦士而爲之犯聖朝之大防也祝史射御  
暨卜百工又不與士齒者不可爲也獨農耕一事不爲害義而所在田園  
豪彊所占猾吏所暴轉相賣買乾沒銖銖雖老農老圃未必保其射斗升  
之贏況於二三子白面郎是將爲姦民玩弄之不暇尙何治生而講學之  
望二三子乃今之貧士不可不講而明之而儒者之學固將經理一世康  
濟群生豈於此等微末之事無所處其宜也哉二三子其母隱魯齊許氏曰  
爲學者治生

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礙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難於生理之所致也諸  
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慮無餘粟庫無餘財其操所以能如此者以成節操士子弟必食自有餘饒爾  
治生者或工商賈而已士子多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  
失職理或以姑酒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又甲戌

問。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爲富不仁矣。是則學者心術之所分。於此焉在。不可不講也。然死生何以言有命。富貴何以言在天。或互換言之。亦無害歟。若能於此超然有見。則世俗許多回互。恐喝之說。莫能動乎我矣。豈不快哉。豈不快哉。集註發明已盡。然今將卜所造之淺深焉。二三子試推演之。如何。

又

問。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此陽明門派寇於吾道。最首一檄也。今將破之。不知何說可以服之。諸友試言之。將觀衛正之力焉。

秦山集十四終

